



真情，才会长久

关仁山



文学评论的队伍，一如灯塔，一直引导和鼓励我负重前行。”杨立元教授从事大学教学工作40年，著作等身，热情授业，是深得我尊重的老师之一。他不仅提出了河北“三驾马车”的称谓，而且《新现实主义小说论》《河北文学“三驾马车”论》《现实主义冲击波论》等著作在全国颇有影响，在唐山文学评论创作队伍的建设上起到了传帮带、承前启后的作用。

《透明的翅膀》中被评论作品的作者大多是我的朋友，他们是从唐山走向全国的作家和诗人，抑或身处唐山文学创作的主力方阵。朋友之间需要帮衬，生存需要帮衬，文学创作与评论也需要帮衬。于朋友，刘长明厚道、仁义。在文学创作的道

路上，对他们的文学作品从理论的高度和批评的角度加以关注，重点研究，追踪评论，有利于唐山文学创作“走向高原”甚至“攀登高峰”。这就是文学评论的意义所在。在评论的过程中，要敢于和走向全国的大作家、著名诗人“平视”，做打药、修枝、拿虫的农艺师；要善于对一般的作者仰视“高看一眼”，做加油站、鼓风机、添柴者，形成文学创作与评论双向互动的绿色生态环境，不断提高家乡文学艺术的品位。

对唐山乃至滦河作家的文学艺术评论，作为杨立元教授写了10部论著，使得唐山、滦河作家论已形成完备的体系。唐山诗人、作家作品的评论，也呈现着与时俱进的状态。时间是方向不可逆转的流沙，时代的脚步一直向前。文学创作的成果在更新，文学艺术的理论在更新，及时地从新时代的角度和要求，以新角度、新思维、新理论去评论新的文学成果，文学评论的生命才有意义。

一篇文学评论，是评论者综合能力的反映。一是要有“读透原著”的能力。读透原著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，它需要评论者要有一定的诗学、散文学、小说学“素养”，能够读懂，才能读通透。二是要有“发现问题”的能力。通过自己的文学涵养、美学涵养、哲学涵养和心理学知识，练就一双发现问题的眼睛，能够发现文学作品的长处与短板，新质与价值。三是要有“客观评价”的能力。要有对作者负责、对文本负责的信念，不因感情而拔高，不为异流而贬低。因此，写好文学评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其中的难处，评论者自知。刘长明说，“我要在原有的文学爱好之外，像小学生一样学习文

学理论、哲学原理、经典案例，窥探现代诗学……”

从事文学评论对于评论者而言，确实能够延展视野、丰富储备、滋润身心，要不断地去学习。要和海德格尔交流思想，“凿壁偷光”；要向屈原、曹雪芹了解人性善恶，“以铜为鉴”。

读了刘长明所写评论的一些文本，我为他字里行间善意的表达而高兴，为他这样一名“文学评论爱好者”的思辨和笔力而骄傲。他的文学评论尤其是后期的一些作品，已经达到了相当专业的水平，如《批评：诗歌精神的守护与引领——霍俊明新著〈激进与迟缓〉读后》《用语言为一座山脉树碑立传——读阿宁长篇小说〈太行赋〉》《走入诗的内核的诗人——试论东篱新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的艺术特征》《浅谈李春华微型小说的隐喻性》等等，能够站在文学理论的高度，对其文本提出了通读后自己的观点与评价。这些评论紧贴作品文本，理论与被评作品融合度高，避免了一些评论中常见的为理论而理论、评论与作品文本两张皮现象。另外，刘长明的评论作品在某些细节上呈现了散文化的写法，以景说理，情景交融，有温度有情意，增强了评论的可读性。这样的评论，往往更容易被读者接受并走到普通读者之中。

《透明的翅膀》的出版发行是一件很好的事情。是一部众多文学创作成果的忠实记录，是众多文学成果的集中展示，是文学同仁友谊的见证和载体。读过，深为感动。

一部文学评论专著出自“文学评论爱好者”之手，当贺。

透明的翅膀，不虛此名。



水仙

林两萌



请进了家。它的鳞茎像大蒜头，叶子也像蒜苗，但开出的花却这么脱俗，这反差，也让人觉得有意思，好像平常日子里，也能突然冒出点不平常的美。凋谢了，花叶萎了，那球茎也就扔了，不留恋。明年再买新的。这是一种很健康的态度，不纠结，该结束就结束。

我见过最生动的关于水仙的场景，不是在书房，是在一个老城的花市。腊月二十几，天阴着，空气里是灰尘和旧年的气味。一个老汉蹲在路边，面前摆着几个竹筐，筐里全是水仙头，沾着泥，圆滚滚，胖乎乎的，像一群刚出笼的馒头。他不吆喝，就抽烟。有人来问，他捏起一个，拇指在鳞茎上摩挲几下，说：“这个好，五箭花。”意思是能抽出五根花葶。买的人将信将疑，他也不多话。旁边一个老太太，提着刚买的一塑料袋球茎，跟同伴说：“回去拿清水泡上，正好赶上年三十九。”话语平常，就像说“回去把米淘了下锅”。那一刻，觉得水仙从诗词歌赋、文人画里走了出来，走到了烟火气里，成了和春联、鞭炮、腊肉一样，过年必备的一件物什。它那点仙气，在这市井的嘈杂中，反倒显得更加真实，是扎在泥土里、又能冒出清香的

真实。

后来读到一段民国时候的记载，说鲁迅有一年冬天去朋友家，看见水仙，聊了半天这花怎么养，怎么药用。周瘦鹃母亲去世，他在母亲灵前供了三株水仙，写的诗也朴实：“移将阿母灵前供，要把清芬送九泉。”林语堂更直接，说觉得只有两种花香比兰花好，一是桂花，二是水仙，因为水仙是他老家漳州的特产，“白水仙花头跟仙女一样的纯洁”。你看，文人爱它，到最后，爱的还是它和故乡、和具体的人、和实在生活连着的那份情意。这就比空谈“仙子”要厚重得多。

说到底，水仙还是一株草。它从地中海漂洋过海而来，在江南的清水里扎了根，被文人写入诗画，被花农培育成商品，被寻常百姓请进家门点缀年关。它的历史，是一层一层叠起来的：外来的身世、本土的驯化、文化的附丽、世俗的应用。剥开这些，核心还是那颗球茎，遇到水就生长，到时就开花，开完就凋谢。简单，又复杂。就像许多在中国活了很久的东西一样，你很难说清它到底是什么，但它就在那儿，年年冬天，用一碟清水，开出白色的花，提醒你时节到了，该除旧，也该布新了。

我和刘长明相识多年，深交从参加他长篇小说《龙凤胎》(发表在《唐山文学》)的研讨会开始。后来他又创作出版了以震灾心灵修复为素材的长篇小说《新生》。《新生》中塑造的窑坡儿上的小人物颇受人喜爱，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世俗的小毛病，心中却传承着人间大义，用作者的话说是“他们一如山野中的板栗，浑身上下长满了芒刺，一旦打开心胸，亮出的却是自然的甘甜与奉献”。小说呈现出了朴实、鲜明的唐山文化色彩。

刘长明是个多面手，不仅诗歌、小说写得不好，评论写得也独具特色。我们知道，文学评论一般会受到专业占位、理论视野、文本资源、关注时长等限制，从事文学评论的理论家、批评家往往是专业研究人员，也就是各大院校的学者、教授抑或专业作家。他作为一个普通的“文学评论爱好者”能坚持七八年之久，不间断地为唐山域内外诗人、作家的作品，书写了77篇25万字的文学评论，足见“爱好”之深。如此的“文学评论爱好者”难能可贵，越多越好。

《透明的翅膀》是一个很有诗意的书名，是不是可以理解文学作品与评论是飞翔的两翼呢。原来也有文学作品与评论是“车之两轮”之说。《透明的翅膀》共分三辑，“仰望星空”“途中灯塔”“孤竹妙境”，其中“途中灯塔”是最有故事的部分。这一辑15篇文章，均为对杨立元教授人与作品的评论。从这一辑的内容，可以看出刘长明对杨老师真诚、深厚的情感。刘长明在后记中说：“《透明的翅膀》的成书、出版，首先，感谢作家、评论家、理论家杨立元教授。我的命运是极好的，在我文学评论的路上，杨老师满怀希望地将我带进

水仙这东西，现在人看，是案头清供，雅得很。其实往前数，也就是一棵草，一棵能开花的、有点香味的草。它的出身，不大清白。

据说是唐朝时候，从拂林国来的。拂林国就是东罗马，意大利那块儿。舶来品，坐海船来的。有本古书叫《酉阳杂俎》，记着一段，说那东西叫“捺祇”，根像鸡卵，叶子像蒜，中间抽条开花，六瓣，红白色，花心黄赤。这描写，跟现在的水仙像，又不全像。大概是变种了，或是记岔了。但路数是没错的，外来户。

这东西来了中国，倒不认生。江南地气暖湿，跟它老家地中海边上差不多，活得很自在。先在湖北荆州一带落脚，后来就顺着水、顺着人，跑到浙江、福建去了。南宋那会儿，都城在临安，就是现在的杭州，闽浙沿海种水仙就成了气候，能当商品卖了。人都有个新鲜劲儿，这外来的花儿，样子素净，香气也清，不浓不艳，合了宋人那种“清贞雅逸”的脾性，一下子就红起来了。

水仙好养。说好养，是对咱们这儿的气候而言。它喜欢冬天不冷、夏天不热、春秋天雨水多的地方。秋冬长叶子，早春开花，夏天就睡大觉，是个球茎。这习性，跟人躲寒暑差不多。养它，不用好土，一点清水，几颗卵石，就能活。这给它添了分仙气——喝清水就能开出香花，不是仙人手段吗？所以人又叫它“凌波仙子”，说是洛神的化身。这是文人的附会，听着好听。

黄庭坚得了朋友送的水仙，写了诗，说“凌波仙子生尘袜，水上轻盈步微月”。这比喻一出来，就钉死了，后来人写水仙，总脱不开“仙子”的影子。其实拿植物学的眼睛看，它那叶子扁扁长长，绿得发脆，中间抽出花葶，顶上开几朵白花，花心一点黄，像个小酒杯。单瓣的叫“金盏银台”，重瓣的叫“玉玲珑”。这名儿起得实在，金是那花心，银是那花瓣，玲珑是说它重重叠叠。比“仙子”具体。

福建漳州的水仙，后来出了大名。清朝康熙年以后，苏州那边种得少了，漳州顶了上来。漳州龙溪县的水仙，鳞茎长得特别肥大，花也多。人想出法子，把它卖到苏州、杭州，后来还出了洋，运到美国、加拿大。这是生意经了。一到冬天，花衣起出球茎，装船装车，运到各地。北方人



与野生动物的约会

张恒玮

当手中的小鸟飞出掌心时，我深深地知道了鸟儿自由时的心情。

事情是这样的，刘老师组织我们来到唐山市级野生动物收容救护站，这里有很多小动物，站长李志彪叔叔带着我们去参观。第一个笼子里是鹌鹑，它们和手掌一样大，身上有黑色的花纹，眼睛像一颗小小的钻石。李叔叔刚介绍完，忽然听到猫头鹰在叫，我向旁边看去，只见它们的眼睛很大，像一颗黑黄色的宝石。下一个笼子里是红脚隼，它的羽毛像一条条黑色的线，它的嘴是弯的，这样方便捕猎。让我最难忘的是狐狸，它身体呈浅棕色，嘴的下面呈白色，黑黑的鼻子像一个小小的石头，几根胡须长在嘴的两边，两只眼睛像两颗葡萄。

这里还有一只白琵鹭，它的嘴像被人踩了一脚，很扁，全身的羽毛呈白色，头和肚子是棕色，嘴巴长得有脖子那样长了。李叔叔说它刚被救回来的时候什么都不吃，他只好像喂孩子一样一点一点喂，它才慢慢长大。这小家伙还真是有点调皮呢。

挨着白琵鹭的是几只老鹰，它们很爱打架，羽毛颜色不一样，头顶的羽毛最浅，两只大眼睛炯炯有神，一个镰刀型的大嘴巴，像马上就要把你吃了。

下一排是三只猴子，它们可厉害了，都是立功的，这是因为什么呢？以前，唐山的飞机场没有检测鸟的装置，飞机撞到鸟就容易坠毁，所以就用猴子来捕鸟，从此成立了捕鸟队。这三只猴子全是捕鸟队的，现在被安排到这里养老了，最边上脾气有点暴躁的猴子还是队长呢。

开始写作文了，我上了个厕所，就听到一个同学大叫一声：“快点！”我连忙问：“怎么了？”“要放生小鸟！”我大声喊：“在哪里？”“在这儿！”同学说。我赶紧跑过去。李叔叔在我手里放了一只小鸟，妈妈说这些小鸟是被爱心人士从集市上救回来的。小鸟的毛软软的，像棉花一样，握着它，我紧张得手都麻了，手心出了很多汗。随着李叔叔喊着：“三、二、一，放！”我们松开手，扬起胳膊，这些小鸟从我们手中展翅高飞，虽然它们是小小鸟，但翅膀可不小，它们向着自由飞去。

那天晚上的梦里，我在阳台上看风景，忽然一只小鸟飞了过来，我认出来了，它是我放生的那只小鸟，它对我说：“我找到家了，找到我的父母了，谢谢你！”早上醒来的时候，心里还是美滋滋的呢。

有趣的博物馆之行

岳芊彤

阳光明媚，这是一个有趣的上午，老师带我们去了唐山博物馆。

博物馆一共有5个展览馆，分别是A、B、C、D、E馆。我们先进了A馆的皮影厅，首先看见的是一个皮影，看那些雕刻的皮影人偶跳舞、看它们表演、看它们举旗。我发现皮影人偶身上有许多点和线，于是好奇地问：“老师，这是做什么用的啊？”老师马上回答我：“这些点是连接拉线的，工作人员一拉线，就可以让这些皮影人偶动起来。”过了一会儿，我看见一个亭子，亭子的顶部是一根根树枝，上边挂着一串串晶莹剔透的葡萄，仔细看，好像是一个个紫宝石似的。两边是几根茂密的绿竹子，它绿得非常新鲜。亭子中心是一张桌子，上面摆放着一些水果。桌子旁边有两把圆形椅子，如果这个亭子里有几个人来相聚的话，那么，他们一定会想品尝这些水果吧。

我们继续往前走，走啊走啊，看见前方有两大块驴皮，一块是白色，一块是黑色。这时，老师跟我们说：“孩子们，刚才看的皮影就是用驴皮做的。”刚开始我不太相信，因为在驴皮上做皮影一定非常难。在这里，我所看见的皮影人偶都雕刻得非常精细，我想表演起来肯定精彩。但越往前走我就越相信这些人偶一定是驴皮做出来的。只见，墙壁上挂着不到10个皮影人偶，我看见一个人偶有很多颜色，我忍不住问糖糖：“你说，这个人偶有多少种颜色？”她什么也没说，只是摇摇头，她反问：“你要不数一下？”我点了点头，于是我就开始数数，“一、二、三……”这时，糖糖笑了，我不知道她是因为颜色太多笑的，还是觉得我肯定数不完才笑的。

再往前走，我们来到了古代唐山展区，看到了又粗又长的纳姆象象牙。我仿佛真的看见一头大象站在面前。禁不住感叹：原来唐山以前也有大象啊！那里还有各种各样的陶罐，好像每一个里面都藏着各种稀奇的玩意儿，还有我从没见过之宝剑，犹如来到武侠的世界里一样，还有很多很多……

我今天过得非常开心，下次我还要来这个有趣的地方。